

菲利浦·拉金早期诗歌的 “非英雄”共同体意识^①

吕爱晶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拉金早期的诗歌折射了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人焦虑和思变的担当。社会变革和战争纷飞的年代促使年轻诗人探索新的诗歌救赎之路。拉金敏锐地避开当时所谓荣耀的宏大叙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非英雄。拉金把非英雄的故事和英国风景融入英国文学传统,用诗歌的形式加入了“英国性”的建构,力图保证英国文化的独立性,重塑了英国的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拉金早期作品中文化观念的演变也影响着当时英国文学范式的转换。拉金对非英雄、英国性主题的描叙折射了其构建“非英雄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显示了特定时期英国青年重新审视和修正英国文学,重新定位自己,建构独特的存在方式。他们对日常生活中平凡个体的关注与尊重,彰显了其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和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

关键词:菲利浦·拉金;非英雄;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4-0041-05

美国第16届桂冠诗人、2011年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凯·瑞安(Kay Ryan, 1945-)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的诗作。拉金是英国“运动派”(The Movement)诗歌的领军人物,曾荣膺“二战后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最受欢迎的诗人”和“非官方的桂冠诗人”等称号。作为英国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代言人,拉金承载着英国转型时期人们的焦虑和思变的担当。经研究发现,诗人早期诗歌就反映其创建英国新诗的想法,谋建“非英雄”共同体思想。

一 共同体中的普通人——非英雄

拉金写道:“我早年迷恋奥登、伊舍伍德和劳伦斯等作家的作品。虽然现在也在读,这些作者在我心中萦绕——剩下的我迷恋亚瑟·艾斯凯的威士忌。因为一种新的事物必须找到。”^①这是21岁的拉金写给朋友萨顿(J. B. Sutton)的书信摘录。年少的拉金在品酒之时一直寻找一种新的诗

歌救赎之路。他清楚地意识到英国本土诗歌面临外来文化,尤其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和侵蚀,英国诗歌在世界诗坛的地位迅速降落,甚至即将淹没在强劲的美国现代派诗歌中。作为时代知识分子的拉金倍感焦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开始重新审视英国文学蕴含的审美趣味、文学语言和民族精神,寻找一种新事物和突破点,挽救英国现代诗歌,希冀创建新的诗歌共同体:

噢! 祈愿祈愿我只是
我自己:
我的思想已经冲上云霄
我的身体在支架上。^②

诗歌中的“我”思变的豪情万丈,但“我的身体在支架上”。诗歌表面上看似理想与实践的脱节,其实隐含着更深层的涵义。支架往往可看作是事物的主体和灵魂,是事物本质的核心部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支架可延伸理解为民族文化的精髓。在历史上,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

^① 收稿日期:2018-0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WW05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72)

作者简介:吕爱晶(1971-),女,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Thwaite A. *Selected Letters of Philip Larki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92, P.59.

^② Tolley A T. *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P.121.

国人对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钟爱和固守。“我的身体在支架上”也表明诗人的思变是建立在一个主体的灵魂基础上。如此一来,拉金思变的愿景可描述为:希冀新的英国诗歌要保留民族文化本质,保留英国本土文化的特有经验,即下一节要探讨的英国性(Englishness)^①。拉金在一次阅读哈代诗歌中获得思变的灵感,从非英雄的“小美”思想^②切入诗歌创作,于是他旋即从美国现代派诗歌的重轭中抽身,避开当时流行的宏大主题的宏伟诗篇,明智地把握诗歌创作的新视角和时代新的审美趣味,并获得了写作的源泉和快感,结合英国诗歌经典的格律、鲜活的文学语言和时代内容,开创了一种新诗歌体。拉金的诗歌在英国迅速成为年轻诗人的仿效与标榜,从而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一个诗歌共同体,被后人称之为“运动派”,与当时美国现代派诗歌并驾齐驱于世界诗林。拉金最终的诗歌共同体实现了其诗歌自救之路。拉金早年诗歌就表达了该思想,如《太阳艰难地关闭了我们的眼睛》(“The sun was battling to close our eyes”):

太阳用他粗大而灼热的手指,
艰难地关闭了我们的眼睛
远处,一只闪烁的手
笑意的一瞥
地上所有的生命
在布满尘土的树下绽放。^③

仔细阅读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诗中的深层意蕴: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正在年轻诗人的心中悄然兴起。以往崇尚的宏伟太阳在诗人和世人眼中显得尤为灼热,令人无法睁眼看世界。远处,一只温和闪烁的小手即将取代太阳粗大而炽热的手。而地上所有的生命,不是在灼眼的太阳之下伸展,而是在布满尘埃的树下绽放。全首诗中暗指过去敬畏的宏大叙事正在人民的心中消解,英雄的光环正在褪去耀眼的荣光。布满尘埃的树不同于高高在上的太阳,是凡间万物中极其普通的日常事物——普通人普通事。而这普通人不是英雄,也不是反英雄,是非英雄,是拉金诗歌中的“非英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人物。在拉金看来,一战后英国人正处于转型过渡时期的焦虑状态。随着

大英帝国地位的动摇,人们不再盲目地崇拜政府、英雄等的宏大叙事。兹举《诗歌:学习四章》(“Poem: Study in Four Parts”)为例:

在身体和灵魂上,
英雄孤独地站立着。
……
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
远过我们早已遗忘的孩童时代。^④

诗歌大约写于1940年4月,当时的拉金只有18岁。而英国已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改变了西方上千年的文化核心价值。战争没有造就人们期待的时代英雄,反而夺走了无数无辜人的生命,摧毁了人们的美好家园,也暴露了以往崇拜英雄的虚妄性。敏锐的拉金清晰地意识到时代韵律的变化,他不想被动地接受以往英雄主义思想的主宰,开始用诗歌形式思索人的生存状况和意义。《太阳艰难地关闭了我们的眼睛》中的那种灼眼宏伟太阳不再是拉金诗歌的主题,取而代之是日常事物、普通人式的“非英雄”诗歌主题。如《一颗李子的祈祷》(“Prayer of a Plum”)、《一只鸟在花园边歌唱》(“A bird sings at the garden's end”)、《丑妹妹》(“Ugly Sister”)等等。这些非英雄诗歌主题在拉金后期作品中尤为凸显。如《一九一四》(“MCMXIV”)中小胡子青年、《去教堂》(“Church Going”)中的无帽小青年等;动物诗篇中的日常动物:兔子、小牛和燕子等。可以看出,有关非英雄的诗歌贯穿了拉金早期和中晚期的作品。拉金用诗歌的形式表明英雄不再是时代的主题。拉金的这种思想也契合了时代的思潮。如实用主义者杜威(John Dewey)说:“事实上,专家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⑤普特南回应道:“专家属于特权阶层,并受杜威所说合理化的影响。作为精英,他们习惯告诉别人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但杜威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告诉别人如何做,而是需要释放他们的能量,以便他们能为自己行动付出。”^⑥专家是人们崇拜的英雄,杜威和普特南认为英雄不是民主社会的方向盘和风向标。用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剧作《伽利略传》(“Life of Galileo”)中的一句台

①有关“英国性”思想的探讨可参阅吕爱晶的专著《非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79页。

②吕爱晶:《非利浦·拉金诗歌中的“非英雄”》,《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③Tolley A T. 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P.7.

④Tolley A T. 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pp.69-70.

⑤普特南:《重建哲学》,杨玉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⑥普特南:《重建哲学》,杨玉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词来说:“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①英国启蒙运动精神告诉人们:要相信理智,不要迷信权威。崇高的英雄神圣性正在被人们慢慢降解。在杜威眼里“人类的荣耀在于他们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之公民的能力,变成这样一个共同体之公民的能力:这个共同体一直努力看到自身边界之外去——既有一种包纳当前被排斥或者被边缘化的人群的眼光,也看到理智和艺术方面富于创新的进取精神”^②。杜威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民主政治的需要问题上,“人类将变成什么样”是一项人类必须共同反思的任务,而这种自我超越的合作性探究,只有在民主社会里才能很好地完成。理想化的英雄慢慢被非英雄群体取代成为民主社会的大多数。

作为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非英雄是拉金“非英雄”共同体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是其诗歌的中坚人物,是民主社会中的你我他。拉金作品不仅表达了对人性的热切关注,探索了社会变革和战争灾难所带来的文化困境,也蕴蓄了一种宏观的文化历史内涵。非英雄承载了时代的元素,也承继了英国的伟大文化传统。拉金作品从先前的文化观念发展史中汲取了普通人为历史主体的重要养料,反映了普通人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展现了文学对普通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存、自由和发展的尊重,对人尊严价值的肯定以及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拉金将时代非英雄的故事和经历融入英国文学传统,弘扬和承继了英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其诗歌的形式和风格也加入了民族身份的建构,体现了共同体中的“英国性”,创建了新的诗歌共同体,挽救了衰落中的英国诗歌,重振英国诗歌的雄风。

二 共同体中的“英国性”

一战后,面对美国新型地方主义的侵蚀和竞争,拉金时常感到一种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尤其是英国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现对美国的认同感时,拉金感到英国国家的独特性、认同感和合法性受到了威胁和挑战^③。而在这危机与焦虑之中,拉金用诗歌的形式对英国的经验、意识和现实进行表述和阐释英国民族自我的认知和形塑,动态地用文学形式定义和形塑国族的特性,是本文

特指的“英国性”的重要内容。

拉金诗歌时常围绕“英国性”主题探讨,表达一种对逝去荣耀的缅怀和留念。如诗歌《鬼魂》(“Ghosts”):

据说这个公园的角落有鬼魂出没,
……

这些游走的幽灵不愿放弃他们的
梦想,
生前死后
带着幽灵的快乐追寻,竭力返回
人间。^④

英国文学有一种鬼魂情结。从乔叟(J. Chaucer)、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笛福(D. Defoe)、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e)到狄更斯(C. Dickens)、M.R. 詹姆斯(M. R. James)等大家的作品中都是鬼魂萦绕。英国的鬼魂定义与中国的有所不同:中国的鬼魂指人死后的亡灵,是在肉身消失后存留在人间的意识形态;而西方的鬼魂外延更为宽广,除了指死者的灵魂,还包括山魃水魅、石怪树精之术、占卜术等。鬼魂多指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现象,是人行行为的动力源泉。在上首诗歌中,年轻的诗人或许想借用英国文学中的鬼魂情结喻指英国文学的灵魂,阐释英国性是英国现代诗歌建构的基质。在20世纪初,由于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侵蚀,英国诗歌在世界诗坛的地位一落千丈,英国诗歌的隐退深深刺痛了拉金等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W.H. 奥登(W. H. Auden)等都试图探索一种具有“英国性”的诗歌与强劲的美国诗歌抗衡。只可惜托马斯英年早逝,奥登出走美国,英国诗歌的振兴该花落谁家?拉金在诗歌《昨夜我为什么梦见你?》(“Why did I dream of you last night?”)中写道:

昨夜我为什么梦见你?

此刻黎明灰白的光线撩过我的
头发,
记忆接踵而至,如记耳光抽打。
我托手凝视窗外惨白的迷雾。
多少往事我以为忘却
回想起来时却带着更为陌生的伤痛
——宛如情意浓浓的信札终于送抵

①Brecht B. *Life of Galileo*, Arcade Publishing, 1994, P.117.

②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③张朋:《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天府新论》2016年第4期。

④Tolley A T. *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P.136.

那人却已在多年前离开。^①

该诗蕴含着浓浓的眷念之情,挥之不去的思念萦绕诗人的心头。诗歌看似一首爱情诗,其蕴含意义深广。拉金因患有一定程度的“恐婚症”,终身未娶,爱情诗歌在其作品中不多见。这种魂牵梦绕之物亦可理解为拉金心中萦绕的“英国性”的象征或隐喻。由于外来文化强劲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许多年轻诗人忘却了英国诗歌的精髓,纷纷仿效美国现代派诗歌的风格。英国诗歌的传统格律、纯洁的诗歌语言等标志性的“英国性”已被多数人遗忘。诗人回想起来,如同被人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无名的伤痛挥之不去。事实上,英国20世纪初诗坛的凄凉景象无不令拉金等知识分子黯然神伤!诚如批评家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所言:“因20世纪20年代繁盛现代派诗歌的传播、强势、光艳和特质,后来诗人不得不接受其风格而失去自我特征……在如此伟大成就之后,英国诗人感到,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发展新的风格。”^②年轻的拉金对英国性怀有深厚的情感和历史使命感。而历史和传统的英国性急需当代元素的养分来破土萌芽时代的英国性。拉金在诗歌的创作上承继传统的英国性基质的同时,也融入了时代的英国元素。诗人刻意在人物描写、语言、主题等方面凸显英国性。如上部分拉金诗歌对普通人的描写体现了平凡中的、常态下的崇高和神圣,承继了哈代以来英国审美趣味“小美”的传统,也凸显了时代群体的新特质^③。在诗歌语言上,在承继诗歌“纯洁的语言”上,也加入了一些所谓的诗歌禁忌语,打破了当时文学作品用词的陈旧规则,从而推动语言本身的发展,增加了“非英雄”共同体的文学语言表现力^④。这些在《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书中有专门章节论述,此处不再一一冗述。这里重点考察拉金如何以地方性的描写来彰显现代英国诗歌的“英国性”。

地方性是拉金诗歌中“英国性”的一个重要隐喻。地方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空间,也是生存于这区域空间的特定人群和生活相关联。体现了生活于这一特定区域人群历时性和共时性生活形塑于该区域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等。因此

地方总是常常被赋予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具有一定文化的排他性。诗人对英格兰景观的描写展示了理想化的英国城市和乡村,揭示了“英国性”情节的文化心理机制。如诗歌《肃穆树林边的房屋》(“The house on the edge of the serious wood”)中的英式房屋和花园:《八月的学校》(“The School in August”)中的英伦校园等等。这些诗歌着墨描写英格兰一花一草,一水一屋,试图唤醒英国人承载着民族的集体意识和记忆。兹特举《假日》(“Holiday”)为例:

我们去斯特拉特福德去看戏剧吧?
把帕姆和芭芭拉从双人床拉出来,
带上早餐,踩上单车驶出窝棚,
在包里也塞上午餐,爬山涉水出发!
九月来了,夏天即将走了;
黑莓上的露珠;秋天迷蒙而湿漉的

太阳

靠过来了,四季即将轮完……

让幕布再次升起,观看戏剧^⑤

诗歌中的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on-Avon)是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故乡,是英国人骄傲的地方,象征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地方通过文人不断地回忆和加工演变成英国人的集体记忆。拉金诗歌中斯特拉特福德的再现如同桥梁把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了集体所有成员遵循的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拉金通过对地方性的描写,将英国性形塑于地方记忆,身份经由记忆而形成对于自我同一性的认知,英国性在拉金诗歌中反复的记忆而得到合法性的身份。

又如诗歌《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天的天堂》(“This was your place of birth, this daytime palace”):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天的天堂,
玻璃的神奇,每个大厅
阳光如音乐充盈,洒在你的脸上
如花瓣轻柔;……^⑥

房屋空间是最能表达英国性的场所。它能拓展生存的疆界,帮助建立文化帝国的意识。该诗歌的开端充盈着对故乡的美好怀念。明亮的玻璃、温软的阳光、柔美的音乐、芬芳的花香是典型

①Tolley A T. 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P.54.

②Perkins D.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

③吕爱晶:《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78-129页。

④吕爱晶:《菲利浦·拉金的日常生活诗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⑤Tolley A T. 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P.208.

⑥Tolley A T. 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P.166.

理想化的英国居所。这种英伦式房屋空间也是一种权力意志的境界。它的觉醒和扩张带着一种深厚的忧患意识展现空间与文化的关联。在诗人看来,传统的英伦房屋空间能给人安身立命诗意栖居之感。相比外来文化的入境和世界大战对英国文化的蹂躏,英伦房屋空间更能给人以家园感和安全感。这种同一性在英国现实中倍受解构和肢解,但在拉金的诗歌中又获得重构。这种用语言形式建构的异质空间是一种与人类生存状态、精神体验和文化历史等紧密相关的复杂织体。诗人试图用这种特定的场所来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营造地理乡愁,再现往昔英国性的空间。

20 世纪上半叶对于英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物质进步与精神困惑交织,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思想格局经历了世纪末的转变,经历了进化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的碰撞与洗刷,特别是帝国的衰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世界大战的重创对英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与身份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拉金对“英国性”的探索既体现出作者对英国本土历史和文化的深厚情感,又体现了一位严肃作家的民族责任感,即唤醒承载着民族共同的集体意识和记忆,保持英国文化的独特性,增强英国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使英国文化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同时对“英国性”的探索也体现了拉金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对人类生命存在的关切,对全人类未来与发

展的关切。他对“英国性”的书写是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结合,虽然书写的是英格兰景观,但他却建构了一个与人类的生存状态、精神体验和文化历史紧密相关的空间,关注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命运与前途。因此,在诗人笔下的英格兰景观已成为一种隐喻,蕴含着诗人重建人类和谐社会共同体新文化理念的强烈愿望。

总之,20 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加速转型,文化焦虑日益加深,这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产生了影响。拉金对非英雄和英国性等主题的描叙折射了战后英国转型时期文人的焦虑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学家矛盾的文化心态和社会价值取向。拉金和一战后的非英雄青年群体主张普通人作为历史主体,勇于承担时代赋予重建英国的艰巨责任,结成英国新的共同体,即“非英雄”共同体。这些英国文人在战争撕裂和美国文化的大肆侵袭期间,重新审视了英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使英国本土文化的特有经验得以保留,构建了“英国性”的时代内涵,保证英国文化的独立性,重塑了英国国族的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拉金作品中文化观念的演变影响着英国文学范式的转换。所以,拉金“非英雄”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反映了英国诗歌发展的新动向,重整英国诗歌的雄风;另一方面显示了特定时期英国青年重新审视和修正英国文学,建构独特的存在方式,也彰显了其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关注和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共同体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的依归,激励人类自觉投身社会历史进程的建设,使人类的文明熠熠生辉。

The Non-hero Community in Philip Larkin's Early Poems

LV Ai-j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10, China)

Abstract: Philip Larkin's early poems shed light on a sense of British poets' anxie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early of the 20th Century. Social reform and world war altered the fabric of writing of young writers. Larkin's thoughts on community building find expression in his creative style of poetry, in his choice of character, theme, and so forth. That he tells on common men's stories, which he puts traditional elements of poetry, testifies to the fact that he pinpoints Englishness on common man's daily lives and on traditional pastoral landscape. The way he establishes Englishnes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sense that it implies a rejection of the grand narrative of Great Britain.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postwar writing, Larkin triggers off a new critique of and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dominant grand style. All in all, Larkin conceives and formulates an early non-hero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his description of non-hero and Englishness, which mirrors his love and concern for human being.

Key words: Philip Larkin; non-hero; community

(责任校对 游星雅)